

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鞍钢贯彻鞍钢宪法、工业学大庆先进集体、个人代表大会全体代表

# 给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封信

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中，我们鞍钢工人阶级，满怀革命豪情，迎来了您老人家亲自批示的“鞍钢宪法”诞生十六周年。我们钢铁工人正满腔热情地认真学习您最近的重要指示，批判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修正主义路线和种种奇谈怪论。在鞍钢党委和革委会召开的贯彻鞍钢宪法、工业学大庆先进集体、个人代表大会上，我们出席会议的一千一百多名代表，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心情如沸腾的钢水，千言万语，汇成一句钢铁誓言：坚决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用战斗保卫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高举“鞍钢宪法”的旗帜向新的高峰攀登！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鞍钢取得的每一个胜利都是由于您的亲切关怀和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每前进一步都充满着激烈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鞍钢在斗争中成长、前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们遵照您的指示，充分发挥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在被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严重破坏的废墟上，迅速地恢复和建设了鞍钢，让敌人的“鞍钢只能种高粱”的狂妄叫嚣化为泡影。一九五二年您老人家来信赞扬和支持我们敢于斗争、敢于创新的精神；一九五三年您老人家发来贺电激励我们继续努力，发挥集体的智慧和力量，争取更大的成就；一九五九年您老人家又向我们指出，要反右倾，鼓干劲，号召我们坚决同右倾机会主义斗争到底。十六年前的今天，您老人家总结了国际国内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亲自批示了“鞍钢宪法”，确定了坚持政治挂帅，加强党的领导，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原则，庄严宣告：“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我们有了自己办社会主义企业的根本大法。“鞍钢宪法”是在社会主义企业里实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强大思想武器，它象光芒万丈的灯塔，照亮了我国工业化道路的锦绣前程。

我们工人阶级对“鞍钢宪法”的诞生，无比欢欣鼓舞。但是，刘少奇、林彪反党集团出于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配合苏修反华大合唱，对“鞍钢宪法”百般诋毁，千方百计地进行抵制、破坏，拚命推行“马钢宪法”，大搞“一长制”、“专家治厂”、“奖金挂帅”、“物质刺激”、“管、卡、压”，对工人阶级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使钢铁工业出现了徘徊不前的局面。是您亲自点燃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彻底批判了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使“鞍钢宪法”大放光芒。“鞍钢宪法”照耀着鞍钢大步前进，革命、生产大变革。我们响应您关于“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贡献”的伟大号召，一九七〇年提出了改造鞍钢，实现钢铁跃进的战斗誓言，高举“鞍钢宪法”的旗帜，大搞群众运动，一九七一年钢铁生产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结束了徘徊不前的局面，为社会主义祖国争了光，为工人阶级争了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鼓舞着人们意气风发，斗志昂扬，革命和生产热气腾腾，生气勃勃。一支宏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正在成长壮大；一批经过斗争锻炼的工人参加了老中青三结合的领导班子；工人阶级抓路线，管大事，真正成了社会主义企业的主人。所有这些成就，都是执行您的革命路线的伟大成果。斗争的实践使我们深刻地体会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鞍钢宪法”是办好社会主义企业的指路明灯。

最近您老人家指出：“翻案不得人心。”您的话，充分表达了我们对反反复复倒退，坚持继续革命的强烈愿望。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带头刮起了右倾翻案风，抛出了“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篡改党的基本路线，妄想在中国全面复辟资本主义。他胡说什么“企业问题不少”，“不整顿不行”，“任重道远”等等，把工业战线的大好形势说得一团糟。他狂叫要“整顿”，就是要翻案，要复辟，要把“鞍钢宪法”整掉，重新搬出“马钢宪法”。这是明目张胆地否定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翻文化大革命的

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对此，我们钢铁工人无比气愤。事实是最好的见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鞍钢工人，以阶级斗争为纲，贯彻执行“鞍钢宪法”，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在兄弟单位的大力支援下，在很短的时间里建成了大型铁矿山、大型高炉、大型转炉和万立米制氧机，完成了许多重点工程，很多老企业的生产能力大大超过原设计水平，矿石产量翻了一番，钢铁生产大幅度上升，今日的鞍钢，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这是对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有力回击！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您的壮丽诗句，给了我们无穷的力量，坚定了我们必胜的信心。在这场斗争中，我们一定认真学习您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努力改造世界观，提高阶级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在党的领导下，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团结起来，集中批判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修正主义路线。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多炼钢、炼好钢。警惕阶级敌人用破坏生产来破坏革命。我们要以革命和生产的辉煌成果回敬那些算帐派，以实际行动反击右倾翻案风。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工人阶级就是要批判旧世界，开创新世界。有您老人家率领我们战斗，一定能够压倒一切狂风恶浪，战胜任何艰难险阻，按照“鞍钢宪法”的精神，以大庆为榜样，继续加快改造、建设鞍钢的步伐，把鞍钢建设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阵地，为祖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新贡献。

“鞍钢宪法”胜利万岁！

敬祝您老人家万寿无疆！

鞍山钢铁公司贯彻鞍钢宪法、工业学大庆先进集体、个人代表大会全体代表

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新华社沈阳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三日电）

## 贯彻执行“鞍钢宪法” 反击右倾翻案风

鞍钢召开贯彻鞍钢宪法、工业学大庆先进集体、个人代表大会，

代表们决心把鞍钢建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阵地

新华社沈阳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三日电 在全党全国全国人民奋起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中，为了纪念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示的“鞍钢宪法”诞生十六周年，鞍山钢铁公司隆重召开贯彻鞍钢宪法、工业学大庆先进集体、个人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以阶级斗争为纲，认真学习贯彻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深入批判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抛出的“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和右倾翻案风的种种奇谈怪论，总结交流贯彻执行“鞍钢宪法”、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群众运动的经验，并且表彰了一批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会上，全体代表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在热烈的掌声中一致通过了给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封信。

会议召开期间，钢城鞍山一片春色，生机勃勃。大会会场内外洋溢着团结战斗的革命气氛。参加这次大会的共有一千一百多名代表，他们来自沸腾的矿山，火红的炉前，炽热的轧钢机旁和繁忙的运输线上。代表们在会上认真地学习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加深了对反击右倾翻案风伟大斗争的性质、目的和意义的认识。在革命大批判中，他们旗帜鲜明地把矛头直指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和他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代表们说，伟

大领袖毛主席最近指出：“翻案不得人心。”这话代表了我们广大工人的心愿。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重新工作以后，大搞翻案活动，向无产阶级发动全面进攻，其罪恶目的就是要复辟资本主义。他妄图否定工业战线的大好形势，说什么“企业问题不少”，“任重道远”，“不整顿不行”，等等。他所谓的“整顿”，就是要把“鞍钢宪法”整掉，把刘少奇、林彪过去推行的，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群众批判过的“一长制”、“专家治厂”、“物质刺激”、“利润挂帅”、“洋奴哲学”等修正主义黑货重新抬出来，复活“马钢宪法”，妄图使社会主义企业滑到修正主义邪路上去。这是他的痴心妄想，我们钢铁工人坚决不答应！

出席大会的代表们，重温了毛主席对鞍钢的多次重要指示，回顾了十六年来的斗争历程，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贯彻执行“鞍钢宪法”，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进一步认识到，“鞍钢宪法”是办好社会主义企业的根本大法，是批判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在企业中实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锐利武器。斗争的实践证明：什么时候认真贯彻执行“鞍钢宪法”，企业就发展，就前进；什么时候背离了“鞍钢宪法”，企业就停滞，就倒退。弓长岭铁矿王君绍“一条龙”小分队从一九七二年成立以来，在“矿山铁人”王君绍的带领下，坚持贯彻执行“鞍钢宪法”，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大批修正主义，大干社会主义，年年大

跃进，今年又提前一百一十天完成了上半年国家矿岩采剥计划。这个小分队的代表说，要贯彻执行“鞍钢宪法”，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断推动革命和生产的发展。代表们纷纷表示，一定要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一步加强革命团结，集中批判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带头刮起的右倾翻案风，沿着“鞍钢宪法”指引的道路阔步前进，把鞍钢建设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阵地，“抓革命，促生产”，进一步加快鞍钢改造、建设的步伐。

大会上，中共鞍山市委第一书记兼鞍钢党委第一书记沈越，作了题为《深入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一步贯彻“鞍钢宪法”，广泛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的报告。鞍钢党委书记、革委会副主任韩禹坤代表鞍钢党委、革委会，宣读了在贯彻“鞍钢宪法”，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二十个红旗单位和三十六名标兵的命名决定。这批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的涌现，生动地反映了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鞍钢广大工人、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精神面貌所发生的深刻变化。这也是对右倾翻案风的有力回击和批判。

冶金工业部、中共辽宁省委和鞍山市委的负责人唐克、杨春甫、成家梁、马宾、彭小枫等出席了大会。本钢、包钢、太钢、马鞍山钢铁公司、大连钢厂、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等十多个冶金企业和辽宁省一些重点厂矿也派代表参加了大会。

## 《文化大革命好》征文启事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快满十年了。这场大革命的伟大意义和极其深刻的影响，越来越清楚地显示出来，它给我们的各个方面都带来了令人振奋的变化。文化大革命好得很！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不顾事实，把文化大革命说得一团漆黑，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这是全国各族人民绝对不能允许的！

我们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决回击右倾翻案风，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本报从今年五月开始，开辟《文化大革命好》的专页。这个专页，刊登以下内容稿件：

一、歌颂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文化大革命中各条战线上涌现出来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反映新生事物强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优越性。

二、歌颂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广大工农兵群众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勇于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的革命精神；歌颂他们登上上层建筑舞台的豪迈气魄；反映他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所表现出的国家主人翁的动人事迹和风貌。

三、反映广大青少年，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检阅的红卫兵，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在三大革命运动中茁壮成长、奋发向前的战斗历程。

四、反映老干部、新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深刻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教育，思想觉悟的显著提高和精神面貌的巨大变化。

五、反映在文化大革命的推动下，工业、农业、商业、教育、科技、文艺、卫生、体育等各条战线取得的突出成就；城市和农村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

本报热切希望广大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指战员、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革命文艺工作者，以及其他各条战线的同志，踊跃撰写稿件。体裁不拘，文章、通讯、特写、报告文学、散文、诗歌、绘画、摄影等，均可。文字力求准确、鲜明、生动。多写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写本单位本地区的典型事例。最好集中谈一、二件事，或谈一、二个观点。

来稿请寄“人民日报编辑部征文组”。

人民日报编辑部

# 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

## 狠批唯生产力论 搞好社会主义生产

大同煤矿工人理论组

毛主席指出：“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这是对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一针见血的批判。我们大同煤矿工人认真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进一步看清了从来不抓阶级斗争的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大肆散布唯生产力论，其目的是为了推行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复辟资本主义制度制造反动舆论。

唯生产力论是修正主义路线的理论基础，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鼓吹唯生产力论的一切修正主义者，却把生产力，特别是生产工具和技术的改革，作为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和背叛。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鼓吹“一切为了四个现代化”，讲生产力不讲生产关系，讲物不讲人，讲现代化不讲革命化。这实际上否定了阶级斗争这个纲，在政治与经济、政治与业务关系中，抽掉了无产阶级政治是统帅的革命灵魂。

历史的经验表明：凡是搞修正主义的人，总是要搞唯生产力论这个破烂武器向无产阶级进攻。十九世纪的老牌修正主义分子伯恩斯坦是这样，二十世纪的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刘少奇、林彪也是这样。今天，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又故伎重演，仍然是用唯生产力论来蛊惑人心，妄图推行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为他们搞复辟倒退服务。解放二十多年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证明，在建设什么样的企业，怎样发展社会主义生产的问题上，始终存在着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还是搞唯生产力论，颠倒政治和经济、革命和生产的关

系，把企业引向生产第一，不看方向的斜路上去。在这方面，我们矿是有过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的。

文化大革命前后，我们大同煤矿就经历了同唯生产力论的尖锐斗争。文化大革命前，在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的干扰和影响下，生产第一、物质刺激的货色，在我们矿泛滥，“管、卡、压”的条条框框束缚了广大工人的手脚，结果阻碍了生产的发展，产量长期徘徊不前。文化大革命中，广大工人造了修正主义路线的反，批判了反动的唯生产力论，粉碎了束缚人们手脚的条条框框。工人们扬眉吐气，以国家主人翁的姿态，坚决按照“鞍钢宪法”办企业，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深入进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方面的革命，推动了生产大踏步前进。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矿年年超额完成国家生产计划，现在一个大同煤矿等于文化大革命前的两个大同煤矿。

那些刮右倾翻案风的人，说什么“社会主义建设不能不搞生产，不能不搞科学技术”，似乎我们批判唯生产力论就是不耍生产。这些说法在政治上十分反动，在理论上也非常荒谬。我们搞生产如果不抓阶级斗争这个纲，不抓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按照刮右倾翻案风的人鼓吹的唯生产力论那样去搞生产，必然走偏方向，为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因此，我们要特别警惕那些打着发展社会主义生产的旗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决不和他们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

毛主席为我们制定的“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精辟地反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关系，体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的客观规律。我们批判反动的唯生产力论，决不是不要社会主义生产，决不是不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而是为了更好地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更快地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今年以来，我们大同煤矿广大职工把矛头对准“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狠批唯生产力论，同时坚守岗位，抓革命促生产，取得了新的胜利，头两个月又超额完成了国家生产计划。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毛主席为我们规划的宏伟蓝图。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我们煤矿工人是毛主席表彰过的“特别能战斗”的队伍。我们一定要做到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发挥工人阶级主力军的作用，抓革命，促生产，随时识破和批判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可能玩弄的新花招，防止他们用破坏生产的手段破坏革命。

自有机区分以来，社会的发展，是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运动中实现的，并且主要表现为阶级之间的冲突和斗争。只有通过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社会变革，变更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才能解放生产力，才能推动社会前进。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无产阶级要不断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就要不断变革从旧社会脱胎而来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使之与生产力相适应。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鼓吹唯生产力论，就是妄图阻挡无产阶级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把经济抬上“纲”的地位，装出一副要把生产搞上去的样子。他们果真要把生产搞上去吗？不，那不过是他们搞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一个幌子。就拿依靠谁来办企业的问题说吧。他们主张恢复专家治厂，反对依靠群众和广大群众运动，说什么“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这和刘少奇把工人阶级当作“破椅子”，林彪诬蔑群众只知“油盐酱醋柴”，“恭喜发财”，不是一类货色吗？不是又要对工人搞“管、卡、压”那一套吗？这也就赤裸裸地暴露了他们陷在历史唯心主义的泥坑里，站到了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上。

我们车间的职工，从自己的斗争实践中深刻体会到，要发展社会主义生产，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一定要紧紧抓住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带动一切工作。在企业管

理上，就要贯彻执行党的阶级路线，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这不仅是把生产迅速搞上去的关键，更重要的是

## 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

中共柳州钢铁厂无缝钢管车间委员会

固工厂这个无产阶级专政阵地的事情。我们无缝钢管车间，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建成投产的新车间。文化大革命前，无缝钢管在广西是缺门货，大家都想尽快地搞出这种新产品来。但是，由于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没有肃清，专家治厂和“管、卡、压”的规章制度一度冒了头，使工人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没有很好地发挥出来。结果，生产出来的无缝钢管质量较低。去年，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中，我们总结了经验教训，狠批了阶级斗争这个纲，组织工人群众狠批了修正主义路线，认真贯彻执行“鞍钢宪法”，大搞领导、工人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工人群众当家作了主人，焕发了社会主义积极性，攻克了一个个难关。无缝钢管的生产提前完成了国家计划，产量比一九七

中外历史上，凡是搞修正主义的，常常是口头上讲团结，实际上搞分裂。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把安定团结提到“纲”的位置，取消阶级斗争这个纲，其用意是破坏安定团结。

毛主席指出：“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毛主席这一重要指示告诉我们：离开了阶级斗争，离开了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安定团结就成为没有阶级内容的东西了。因此，我们讲的安定，是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基础上的安定；我们讲的团结，是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基础上的团结。而这样的安定团结，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才能得到巩固和发展。我们现在批判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修正主义路线，就是为了进一步促进安定团结。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从来不提阶级斗争这个纲，不讲无产阶级专政，妄图把人们引向“仙山琼阁”的邪路上去。他宣扬的那一套，正如鲁迅所说的，“恰如

## 世界上哪有什么“仙山琼阁”？

公治平

用自己的手拨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完全是欺人之谈。

世界上哪有什么“仙山琼阁”？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取消阶级斗争这个纲，口喊“安定团结”，目的是麻痹革命群众的斗志，分裂无产阶级队伍，达到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请看事实：

你要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吗？他极其反感地说什么批得过头了，影响了“安定”；反之，他却以这样那样都要“整顿”为名，把文化大革命批判过的修正主义货色，统统拾了回来，千方百计扼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

你要在上层建筑领域加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吗？他就说在科技领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是不讲“团结”。他们打着关心知识分子的旗号，歪曲党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恶毒地挑拨知识分子和党的关系，妄图恢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

## 彻底清除唯生产力论的流毒

中共陕西省榆林县委员会

马克思说过：“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到目前为止，生产力就是由于这种阶级对抗的规律而发展起来的。”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散布反动的唯生产力论。奇谈怪论的制造者也说什么现在的主要矛盾是四个现代化与科学技术落后、文化教育落后的矛盾，到处煽动刮“业务台风”、“经济台风”。他们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推行一条修正主义路线。

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究竟以什么为纲？这决不是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而是由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所决定的。毛主席早就指出，社会主义时期我国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

级之间的矛盾”。因此，我们各项工作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只有紧紧抓住这个纲，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不断地变革命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经济基础的部分，才能进一步解放生产力，才能把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创造强大的物质基础。如果顺着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散布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走下去，那么在农村就必然导致资本主义泛滥，集体经济就会被破坏。

我们榆林县在这方面是有过经验教训的。文化大革命前，特别是二一九六二年，刘少奇和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大刮“三自一包”歪风时，就使

四年增长了近一倍，质量也迅速提高。这个事实再一次说明，如何对待群众，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两条办企业路线斗争的焦点。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反对依靠工人阶级办企业，而对资产阶级的“专家”、“权威”却迷信得五体投地，这就彻底暴露了他坚持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真相。如果按照他的修正主义路线搞下去，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性质就会改变，企业的领导权就会落到资产阶级的手里，社会主义企业就会蜕变成资本主义企业。这那里谈得上把社会主义生产搞上去！

我们车间党委一定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站到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前列，和群众一起彻底批判“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

你要贯彻执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加强各级领导班子的建设吗？他却以关心老干部为借口，挑拨老干部和党的关系，挑拨新老干部之间的关系，肆意打击革命的新生力量。

恩格斯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不要让‘团结’的叫喊把自己弄糊涂了。那些口头上喊这个口号喊得最多的人，恰好是煽动分裂的罪魁”。这就把那些还在走的走资派以安定团结为掩护，猖狂向无产阶级进攻的真相暴露无遗了。

口喊团结的口号，否定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分裂革命队伍，是一切新老修正主义者惯用的伎俩。老牌机会主义者拉萨尔、巴枯宁是这样，现代修正主义者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是这样，我们党内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刘少奇、林彪也是这样。今天，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还想搞这一套，真是衣钵相传。

“仙山琼阁”是资产阶级用来引诱、麻痹无产阶级的毒饵，我们切不可上当。我们要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坚决回击右倾翻案风，夺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新胜利！

产阶级专政理论，彻底清除修正主义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的流毒，而且要反复教育农民清除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改造小生产传统观念，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逐步铲除滋生修正主义的土壤。现在，毛主席又教导我们，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这就给我们指明了斗争的大方向，给了我们以反修防修的强大思想武器。我们一定要把斗争矛头对准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把“三项指示为纲”连同它的理论基础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批深批透。同时坚决领导好农业学大寨运动，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做好春耕工作，用新的胜利来反击右倾翻案风。

## 努力掌握反修防修武器

北京第二通用机械厂工人理论组

去年初，一个群众性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在全国蓬勃开展，广大工人群众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批判资产阶级法权，这对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为了维护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他迫不及待地跳出来，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运动，反对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但是，他完全是枉费心机。我厂工人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深深体会到，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工人阶级革命的理论、战斗的武器、前进的灯塔。我们自觉地把学习理论、反修防修摆在一切工作的首位，不懈地学习革命导师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语录，力求弄懂为什么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问题。我们还培训出六百多名理论辅导员，编写了七百四十多份辅导材料，向全厂职工做了一千多次学习理论的宣讲和辅导。许多理论小组调查了资产阶级法权的具体表现和小生产传统观念对工人阶级的影响，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批判资本主义，批判修正主义。这样，就大大

提高了广大职工继续革命的觉悟和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就在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大刮右倾翻案风的时候，我厂党委组织了工人宣讲组，围绕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轮流宣讲学习体会，有力地冲击了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以来涌现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抵制了右倾翻案风的影响。广大职工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去年提前完成了国家生产计划。

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我们又进一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狠批“三项指示为纲”，看清了这一修正主义纲领的实质是复辟资本主义，看清了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革命的对象是资产阶级，重点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人正如毛主席最近指出的“社会主义革命拿自己头上了”，他们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必然反对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工人阶级一定要积极参加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他们越是怕我们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我们越是要求学好理论，掌握强大的思想武器，坚决回击右倾翻案风。

# 排 击 旧 物 催 促 新 生

—— 学习鲁迅卫护革命新生事物的战斗精神

秦 华

鲁迅说过：“思想革新的结果，是发生社会革新运动。这运动一发生，自然一面就发生反动，于是便酿成战斗……”（《三闲集·无声的中国》）任何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都是如此。

鲁迅当时所处的时期，正是一个新旧交替、革新与反动激烈搏斗的时期。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一声炮响，使中国人的眼界为之焕然一新。鲁迅从这一震撼世界的伟大历史事变中敏锐地看到了“新世界的曙光”。他积极投入了在十月革命影响下的五四运动，向孔孟之道，向中国几千年来的旧思想、旧文化、旧的传统习惯势力宣战。在支持还是扼杀新思潮，肯定还是否定五四运动的斗争中，鲁迅作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坚定地站在革命方面，奋起“呐喊”，劲吹“热风”，抱定一个宗旨，就是“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三闲集·我和〈语丝〉的始终》）。在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战斗中，捍卫了、代表了中华民族新文化的革命方向，成了“文化新军的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

在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中，我们要学习鲁迅为卫护革命新生事物而同旧势力勇猛斗争的革命精神，批判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搞复辟倒退的修正主义路线。

## 揭露“保古家”的心理

五四运动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运动。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在此以前，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它震撼着古老的中国社会，引起了封建复古势力的疯狂反对。那些封建的遗老遗少们在新生事物的“嫩苗的地上驰马”（《坟·未有天才之前》），把满车的“祖传”“老例”“国粹”等等，象垃圾一样堆在道路上，想把新思想新事物活埋掉。如鲁迅所说，那时“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流血”（《坟·娜拉走后怎样》）。这些“保古家”们为了抵制文化革命的新思潮的传播，拚命攻击新生事物，丑化革命潮流。他们给新思潮、新事物一律扣上“过激主义”的帽子，象害怕洪水猛兽一样，叫嚷“过激主义来了！”

鲁迅一眼看穿了这些“保古家”、“国粹家”们的心机。他指出，这些人“明明是现代人，吸着现在的空气，却偏要勒派朽腐的名教，僵死的语言，侮蔑尽现在”（《热风·现在的屠杀者》）。他们把那些只适合于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统治需要的孔孟之道的旧文化和摧残青年的旧教育、旧道德，美其名曰“国粹”。其实，如鲁迅所揭露的，那不过是长在脸上的一层毒瘤，正是这种“粹”太多，才使得“国将不国”，难得在世上挣得地位。鲁迅指出，这些人嚷着“过激主义来了”，其实“主义”并不是“过激”，也不必怕它，倒是他们叫嚷的“来了”才是应该怕的。因为叫嚷“来了”，目的在把它赶走，这正是预兆着他们用以扼杀新思潮、新主义的“刀与火”要来了。因此，鲁迅说，革命的人们“只须防那‘来了’足够了。”（《热风·“圣武”》）鲁迅愤怒

毛主席在光辉的“七·二一”指示中指出：“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这是对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教育制度的否定，也是对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批判。去年，刮右倾翻案风的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攻击和诬蔑毛主席所指引的这条光辉道路，说什么教育质量不高，妄图复辟一条所谓“培养尖子”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他们公然提出要“挑中学生会好的，直接上大学”，说什么“十五中有一千个也好，也许几十个人有成就，就了不起了”；并且已经着手搞起什么“理科试验中学”来。这是明目张胆地对抗毛主席的革命教育路线，是同“七·二一”道路对着干，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

这并不是什么新鲜货色，只不过是孔老二的“因材施教”的翻版。孔孟之徒大肆鼓吹“故天之生物，必以其材而笃焉”。可见他们所谓“材”，首先就是所谓天生之材；对于极少数“天才”人物进行特殊培养，当然也就是“天意”了。因此“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就是说，奴隶主贵族的知识是“受于天”的，才有大学问；奴隶和平民最多只能有点小知识。孟轲则进一步发挥，把学生分为五等，根据不同类别进行“分槽喂养”。反动道家朱熹在他的《四书集注》中更大肆吹捧“孔子教人，各因其材”。于是，“因材施教”就成了历代反动统治阶级办教育的一条神圣不可侵犯的“法规”。刮右倾翻案风的人鼓吹的“尖子”道路，实质上也就是这条腐朽反动的“法规”。

近代以来，中国的地主资产阶级及其

地把带着“刀与火”来扼杀新思想新事物的人称做“现在的屠杀者”，并且指出“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热风·现在的屠杀者》）。

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大叫“今不如昔”，“极‘左’又来了”，“最大的危机是不读书”，“拖了四个现代化的后腿”，等等。他们“侮蔑尽现在”，所用的语言和当年封建复古派们何其相似！正如鲁迅批驳过的那样，我们说，“来了”的并非什么“极‘左’”的思潮，倒是他们的右倾翻案风和他们那条修正主义路线。不过，这股风“来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半个世纪以前，鲁迅就号召人们要坚持“所信的主义”，勇猛前进，去迎接“新世界的曙光”！这也是今天我们对右倾翻案风的回答。

## 戳穿“保古家”的手法

鲁迅在痛斥“保古家”们的时候，十分重视揭破他们扼杀新生事物的一套“祖传的成法”。他们或是骂倒，或是捧杀，或则干脆象假洋鬼子扬起哭丧棒，给它一棍子打死，“不准革命”，他们把新思想、新事物压下去，是“用旧习惯和旧道德，或者凭官力”（《华盖集·这个与那个》）。而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也总要给新生事物加上许多“大逆不道”、“罪该万死”的罪名。

一是所谓“从来如此”，“异端有罪”。在“保古家”们看来，世界上的事是“从来如此”的，祖传的成规是万万动不得的。即使有人要给庭院扫除一下秽气，保古派也会以“他们从来是在此小便”为理由，断乎不许动它一粒尘土。鲁迅说，在这些人心目中，“只要从来如此，便是宝贝”，谁要是想有所革新，就被指斥为“异端”，为天地所不容，就要将它们“全踏在朝靴底下，以符列祖列宗的成规”（《热风·随感录三十九》）。

但是，“从来如此，便对么？”鲁迅早在《狂人日记》中就大喝一声，否定了这种为“吃人”的旧社会辩护的谬论。“圣人之道”不许新事物超越旧事物，不许改革，不许子女比自己更强。鲁迅批驳道：“假使古代的单独动物，也遵着这教训，那便永远不敢分枝繁殖，世界上再也不会有人类了。”（《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把“从来如此”当宝贝，视“标新立异”为有罪，这种“保古家”的幽灵，至今还在游荡。我们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拆掉“读书做官”的梯子，实行开门办学，社来社去，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就说我们破坏了传统“秩序”，是要大革文化，学生会变成“瞎子、聋子、疯子”。他们咒骂教育革命使“学校不象学校，学生不象学生”，同鲁迅笔下的九斤老太骂她儿子剪掉辫子，“惜不道，惜不道的”，是“败家相”，唱完全是一个调子。

“保古家”加给新生事物的另一条罪状是所谓“鄙俚浅陋，不识字者一晒”。这是“五四”时期国粹派攻击新文学运动，反对白话文的一句话，它典型地

反映了贵族老爷们对待新生事物的态度。

鲁迅指出，那嘲笑新文学运动使文学质量“低落”的人，不过是用封建士大夫的文学观来衡量人民的新文学。诚然，“大众并无旧文学的修养，比起士大夫文学的细致来，或者会显得所谓‘低落’的，但也未染旧文学的痼疾，所以它又刚健，清新。”他举出民间戏曲中那气吞山河的诗句：“那怕你铜墙铁壁！那怕你皇亲国戚！”质问：“我们的文学家做得出来么？”（《门外文谈》）鲁迅说：白话本是大众的日常用语，四万万人嘴里发出来的声音，居然“不值一晒”，你们这脱离人类的“高雅”，才“真是可怜煞人”（《热风·现在的屠杀者》）！

问题还在于：“一切发展中的事物都是不完善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六〇页）。新生事物当然不免有某些不足之处，但这正是“从旧到新的过渡状态”，是新生事物不断成长的状态”（《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九二页）。鲁迅说得对：“孩子初步学的第一步，在成人看来，的确是幼稚，危险，不成样子，或者简直是可笑的。但无论怎样的愚妇人，却总以恳切的希望的心，看他跨出这第一步去，决不会因为他的走法幼稚，怕要阻碍阔人的路线而‘逼死’他”（《华盖集·这个与那个》）。而按照那些所谓“智识高超而眼光远大的先生们”的逻辑，则是相反：“生下来的倘不是圣贤、豪杰，天才，就不要生；写出来的倘不是不朽之作，就不要写；改革的事倘不是一下子就变成极乐世界，或者，至少能给我（！）有更多的好处，就万万不要动！”（《华盖集·这个与那个》）鲁迅指出，这并不是希望新生婴儿出类拔萃，而是要人类“断种”！

革命的新生事物经过自己奋斗，终于站住了，“逼死”不成，又将如何？屠夫们又自有一套祖传的成法：篡改与禁锢。

譬如，当白话文受了許多谣诬诬谤，终于没有跌倒的时候，封建复古派就改口说：“然而不读书者，白话是做不好的。”（《华盖集续编·古书与白话》）或者借口新事物“不完善”而在新形式中“补充”进去一些旧的内容，使之蜕化变质。或者暂时容许白话文的存在，在报纸的角落等地方给它一点可怜的地位，把它变成附属于旧文学的一种无害的小摆设。到三十年代，以鲁迅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新文学也开始崭露头角了，资产阶级文人梁实秋一伙也假惺惺地承认它“总算一种新文学”，诡称“新的东西总有它的位置”，但却不许新文学“高呼打倒资产的文学来争夺文学的领域”。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同“中日亲善，共存共荣”一样，完全是欺骗。鲁迅旗帜鲜明地声明：无产阶级文学是为解放本阶级和全人类而斗争的一翼，“所要的是全般，不是一角的地位。”（《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今天，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也继承了这“祖传的成法”，对革命的新生事物进行种种污蔑、攻击，而且企图将它篡改、扼杀。他们妄想复辟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他们有时表面上似乎也承认某些新生事物有“一角的地位”，实际上则是企图把它全盘否定，不许它占领整个教育领域。对于这种行径，我

们的回答是：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革命，“所要的是全般，不是一角的地位”！我们要的是无产阶级对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全面占领，要的是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 深挖“保古家”的根子

鲁迅曾经质问“保古家”：你们“何以于旧状况那么心平气和，于较新的机运就这么疾首蹙额；于已成之局那么委曲求全，于初兴之事就这么求全责备？”（《华盖集·这个与那个》）只是一个认识问题吗？不是。对待新生事物的态度，归根结底是由人们的阶级地位、阶级立场决定的。鲁迅深刻地指出，“五四”时期那些“国粹派”、“保古家”们拚命反对新文化运动，根本原因是这个运动触犯了他们的既得利益。那个骂白话文“不值识者一晒”的封建老翰林好说得十分坦率：如果都用白话文写文章，那么，“都下引车卖浆之徒”和“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这岂不威胁了精神贵族垄断知识的独尊地位？那时，文字是剥削阶级特权者所独揽的东西，鲁迅说，“所以它就有了尊严性，并且有了神秘性”。如果掌握文字的人愈多，它的神秘性就愈少，“新的尊严者日出无穷，对于旧的尊严者就不利”（《门外文谈》）。所以鲁迅说：“曾经阔气的要复古”（《而已集·小杂感》），因为革新的事物总是否定他们曾借以阔气的旧事物的，是“要阻碍阔人的路线”的。鲁迅深刻地指出：“这革命恐怕对于穷人有好处，那么对于阔人就一定是不好的”（《南腔北调集·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鲁迅把这类人称作“体质和精神都已硬化了”的人，指出这些“高雅”之士所以对于极少的一点改革也无不加以阻挠，“表面上好象恐怕自己不便，其实是恐怕自己不利”（《二心集·习惯与改革》）。因此，复古派所以扼杀新生事物，目的无非是要维护“阔人的路线”，恢复旧的“文明”，而这“文明”，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肉肉的筵宴。”（《坟·灯下漫笔》）他们总想一直安排下去，使它成为永不散的筵席。

当前，各条战线“到处莺歌燕舞”，一系列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涌现，体现了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崭新成果。它们是对几千年来的旧制度旧观念的决裂，是对资产阶级法权的批判，具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的作用。因此，它们必然要遭到资产阶级贵族老爷的责难和阻挠。刮右倾翻案风的人反对开门办学、开门办科研，反对“七·二一”工人大学，反对“社来社去”，等等，也无非是因为这些革命的新生事物同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垄断知识的世袭特权和精神贵族的舒服生活发生了冲突，触及了他们资产阶级世界观与传统观念的灵魂深处。正如鲁迅所说：“革命虽然进行，但社会上旧人物还很多，决不能一时变成新人物，他们的脑中满藏着旧思想旧东西，环绕渐变，影响到他们自身的一切，于是回想旧时的舒服，便对于旧社会眷恋不已，恋恋不舍，因而讲出很古的话，陈旧的话，……表示他心里不舒服，一方面看见新的建设胜利了，一方面看见旧制度的灭亡了，所以唱起挽歌来。”（《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右倾翻案风的种种奇谈怪论，也就是对旧社会、修旧制度旧事物的一曲挽歌。

四十多年前，鲁迅就曾指出：“旧社会的根柢原是非常坚固的，新运动非有更大的力不能动摇它什么。并且旧社会还有它使新势力妥协的好办法，但它自己是决不妥协的。”（《二心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革命的人们必须充分认识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发扬鲁迅所坚持的“韧”的战斗精神，有与之长期搏斗的勇猛的毅力。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是不可战胜的！

## “因材施教”和“培养尖子”

北京大学历史系大批判组

“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就道出了他把奴隶主阶级的德育放在他全部教育工作的首位。今天，刮右倾翻案风的人虽然口口声声说要培养科学技术人材，然而，他们终于情不自禁地透露出了自己的政治标准，什么“白专也比不好”，允许搞科研的是书呆子，等等。这就活灵活现地描绘出了他们所要培养的“尖子”是什么样的人材，那就是不关心无产阶级政治，甚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剥削阶级精神贵族。这样的“人材”，在封建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培养得难道还少吗？在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下，培养得难道还少吗？对于刮右倾翻案风的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来说，为四个现代化培养科技人材是幌子，扶植和培养资产阶级的接班人才才是本意。他们就是要把文化大革命中已经被批判了的那个“小宝塔”重新扶起来。他们的“培养尖子”是通向资本主义，通向资产阶级精神贵族的完全复辟之路。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告诉人们，一切的真知来源于实践。毛主席指出：“什么是知识？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这两门知识的结晶，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

学学得好的。说穿了，就是要人们相信少数人的脑袋天生要比别人灵，相信孔老二那个“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教条。他们污蔑开门办学是“实践，实践，实践”，这不恰好证明了他们的公式是“天才，天才，天才”吗？“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新中国成立以来二十多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的辉煌成就，无一不是对他们这种唯心论的天才论、英雄史观的批判。

从孔老二的“因材施教”到右倾翻案风的制造者鼓吹“培养尖子”，虽然名目不同，实际上他们都是为已经被推翻了阶级培植复辟力量，实现“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对于这种用孔孟之道来否定教育革命，以至否定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反动谬论，我们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针锋相对地进行批判！







# 埃及报纸谴责苏联报刊颠倒黑白制造谎言

## 埃及坚持独立主权决不在苏联轨道上转

### 泰国报纸指出埃及的经验是：帝国主义必须滚蛋，主权才能完整

新华社开罗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三日电 埃及报纸谴责苏联报刊继续就埃及废除苏丹“友好合作条约”无理攻击埃及。

《埃及新闻报》三月二十三日在题为《苏联颠倒黑白》的社论中说，苏联报刊的“这些攻击是以谎言为基础的，很明显，从事这一运动的社论作者们已经不得不采取颠倒黑白的手段，因为他们不可能找到任何事实做根据。”

这家报纸在谈到塔斯

社声称苏联仍然在履行它向埃及提供武器的义务时说：“应当让塔斯社确切地说明：自从一九七三年十月战争以来，有什么武器运到了埃及？还有，苏联为什么阻止印度供应埃及及制造武器的零件？”

这家报纸在驳斥苏联《农村生活报》散布关于萨达特总统执行对苏联不友好政策的谎言时指出：“这种不友好的政策恰恰是来自对方。”“面对着苏联不再供应埃及武器，谈论友好合作是十分荒谬

的。因此这个条约也就自动无效了。”

这家报纸说，当埃及摧毁了以色列的第一道防线时，“苏联不是把这作为通向全面胜利的第一步来欢呼，而是企图安排停火，似乎它想保护以色列”。

埃及《消息报》三月二十三日在题为《埃及拒绝从属地位》的社论中说：“当我们接受苏联专家来埃及时，是基于合作的原则。但是，当苏联企图把埃及当作一个在苏联轨道上转的国家时，我们就

拒绝成为这样的国家。不管价钱多高，我们不能出卖我们的主权。”

这家报纸强调说：“埃及是一个取得了独立的、有着自由意志的国家。埃及拒绝从属地位，萨达特总统决定废除同苏联的条约，是埃及自己的主意，是埃及的自由意志。”

新华社曼谷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三日电 泰国《民主报》三月二十一日发表评论指出，埃及废除埃苏条约的果敢行动，是埃及人民反霸斗争的新胜利。

评论说，第三世界国家同苏联或美国所签订的“友好合作条约”，往往被这两个国家利用作为寻求自身利益的工具。

评论说，埃及曾于一九七二年把两万名侵犯埃及主权的苏联军事人员驱逐出境，这次又宣布废除埃苏条约，这是埃及人民维护主权的又一次胜利。

评论说，埃及为那些与超级大国结交的国家提

供了一个经验，这就是：“帝国主义必须滚蛋，主权才能完整。”

新华社安卡拉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二日电 土耳其《最新消息报》三月十九日发表评论，支持埃及废除埃苏条约。

评论说，埃及总统萨达特在废除埃苏条约时说：“他们（苏联人）向我施加经济和军事压力。他们不提供武器，不同意分期偿还债务。很清楚，他们跟我玩的是猫捉老鼠的把戏。”评论接着指出：“这就是俄国及俄国的友谊！”

评论说，俄国一直企图使它与埃及的关系朝着它规定的方向发展。一旦它的企图达不到了，它就施加压力。

评论说：“萨达特造了反，他不应当做俄国的卫星。”

评论指出，只要俄国妄图将它与别国的关系带到它规定的方向中去，它从别国得到的，除此之外，再不会有其他的结局。

## 此路不通

最近，苏修《新时代》杂志发表文章，不得不承认目前对“缓和”的“意义、价值和前景”，存在着“争论”，遭到了“指责”，字里行间，颇有忧心忡忡之感。不久前，苏修头目勃列日涅夫还在苏修二十五大会上吹嘘什么“缓和”已经成为当前局势中的“主要倾向”。而事隔一个月，论调迥异，究竟原因何在？

现实无情，什么“缓和不可逆转”之类的肥皂泡是要破灭的。勃列日涅夫的话音未落，“缓和”行市立即大跌，越来越难以兜售。西方各国的军政代表人物和报刊舆论在“缓和”问题上议论纷纷。他们有的认为“缓和”不过是对苏修有利的“单行线街道”，有的指出“苏联人靠缓和壮大起来”，有的断言“缓和”是“危险的圈套”。特别使《新时代》不安的是，西方有人宣布不再使用“缓和”这个字眼了。

这些年来，苏修一直打着“缓和”的幌子，拚命扩军备战，到处扩张侵略。这种“缓和”的大骗局，遭到普遍揭露和谴责，完全是自食其果，苏修没有理由怨天尤人。然而，《新时代》却抱怨什么既然“缓和”的“内容”和“实质”没有问题，其“外表又有什么不好呢？”这真是本末倒置，欲盖弥彰。正是由于“缓和”的“内容”和“实质”本来就是虚妄的幻觉，不管你如何乔装打扮，给它披上多么华丽夺目的外衣，加上多少动听的赞美词藻，又怎么能骗得了人呢？其实，勃列日涅夫自己在继续唱“缓和”高调的同时，就叫嚷要加强扩军的势头；在《新时代》挖空心思，替“缓和”辩护的同时，苏修的一个军事头目也在《红星报》上公开叫嚷迫切需要“大力加强武装力量”，这岂不是自打嘴巴！

然而，苏修同一切反动派一样，“不但需要欺骗别人，也需要欺骗他们自己，不然他们就不能过日子”。《新时代》不是还在宣扬什么“缓和”是一条“有许多并行线四通八达的国际大道”，除此之外，“别的路没有了吗？”这就完全是自欺欺人罢了。在苏修的会谈上，越来越多的国家给“缓和”亮起了红灯，发出了警告。切莫大声叫嚷，此路不通！这就是人们对苏修“缓和”叫卖声的回答。



口使用。

面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渔利行径，第二世界、尤其是第三世界许多沿海国家，纷纷扩大领海，并坚持主张设立专属经济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对此极力反对，它要求在别国的专属经济区内享受“捕鱼自由”，要求别国国家“照顾从事渔业国家的利益”，甚至厚颜无耻地说“应当允许别国捕捞自己无力捕捞的那部分”。面对多数国家主张设立专属经济区，苏联被迫改变手法，用扩大各国签订渔业“合作”协定等方式，继续它掠夺别国渔业资源的强盗行径。目前，世界各国正在进一步警惕苏联渔霸的新手法。

## 掠夺国际渔业资源 侵犯别国渔业主权

#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是当代一大渔霸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二日讯 新华社记者报道：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已成为世界上有数的远洋渔业大国，它到处掠夺国际渔业资源，侵犯别国渔业主权，是当今世界上一大渔霸。

自从苏修叛徒集团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以来，苏联的庞大渔业舰队，横行于世界各大洋上，疯狂地掠夺渔业资源。苏联建立了约有四千只船的远洋渔船队，总吨位超过六百万吨。据联合国的统计，苏联一九五三年的捕鱼量只有一百九十八万三千吨，到一九六〇年增加到三百零五万一千吨，一九七三年激增到八百六十一万九千吨。据日本报纸最近报道，一九七五年苏联的捕鱼量可能已经超过日本而

居世界的首位，其捕鱼量有百分之九十左右是在远离苏联的海洋和许多国家近海捕捞的。

苏联在渔业问题上不仅同美国争夺，而且凭借它的庞大舰队欺凌第二世界国家，并以渔业“援助和合作”的名义掠夺、剥削第三世界国家。苏联经常把一百几十艘渔船开进日本面临太平洋的近海渔场，横冲直撞，狂捕乱捞，毁坏日本渔民的工具，向渔场抛垃圾，破坏渔场，一再激起日本渔民的抗议。在北欧，苏联渔船出没于瑞典沿海，瑞典政府忍无可忍，在去年十一月扣留了苏联渔船。经过调查，苏联渔船的网眼小于国际规定。瑞典政府为此向苏联提出抗议。苏联拖网渔船还开到挪威海

的边缘上，因此愤怒的挪威渔民召开大会，要求把苏联渔船赶出去。苏联还同亚非拉许多国家签订所谓渔业“援助和合作”协定。通过这些协定，它获得了在这些国家近海的捕鱼和利用港口的权利，进而利用当地的廉价劳动力为自己修船和进行水产品加工，然后转手出口或运回国，从中牟取高额利润。不仅如此，苏联还肆意干涉别国正当的捕鱼活动。它借口保护渔业资源

限制捕鱼量，或加以侵犯苏联领海的罪名，任意逮捕别国渔民。日本渔民就深受其害，常常在日本国领土千岛附近被苏联军舰抓去，关禁闭，罚现款，有的渔民甚至葬身海底。两相对比，苏联的渔霸嘴脸是多么清楚！

值得注意的是，苏联渔船常带有军事间谍，它们到别国海面测量水深，了解海洋资料，刺探军事情报，甚至利用渔业协定作为军事目的攫取港

## 苏里南决定把领海宽度扩大到二百哩

新华社乔治敦电 帕拉马里博消息：苏里南内政部长科内利斯·德西雷·奥夫特最近对当地报纸宣布，苏里南已经决定把它的领海宽度扩大到二百哩。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宣告独立的苏里南在大西洋沿岸拥有三百公里以上的海岸线，一些海洋国家经常派远洋渔船到苏里南附近的海域掠夺海洋资源。

## 亚洲人民团结起来对付苏联威胁

### 墨西哥报刊揭露苏美两霸争夺对世界的控制权

#### 泰国报纸强调警惕苏修变换手法向东南亚扩张

新华社曼谷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三日电 泰国报纸三月二十一日和二十二日分别发表评论，指出东南亚国家人民必须提高警惕，密切注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改变手法，继续向东南亚国家进行扩张。

《中华日报》二十一日评论说，攫夺美国的势力范围，将亚洲太平洋地区置于控制之下，苏联从未死心。虽然，“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推销到处碰壁，苏联可能将改变策略，以达到其扩张的野心。它到处加强军事活动，就是最好的说明。

评论指出，亚太地区国家如果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放松警惕，或妥协让步，结果必将助长苏联的扩张野心。

《星岛日报》三月二十二日发表社论指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对亚洲的企图，“就是构成主要威胁亚洲安全的因素”。因此，亚洲所有国家和人民应该团结起来，“扩大为共同安全和利益与亚洲和平的正义斗争运动”，同时，“必须分清敌友，联合所有友军，打倒共同敌人，这才是历史所赋予亚洲人民的伟大使命！”

新华社墨西哥城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二日电 最近一期墨西哥《首创》杂志发表该杂志社长马里奥·瓦库洛·贝当古的文章，谴责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争夺对世界的控制权。

文章指出，墨西哥和南斯拉夫分别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邻国，这种情况是墨西哥和南斯拉夫“两国人民遭受许多痛苦的原因。他们不肯屈服并懂得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他们屹立在全世界挑起冲突的美国和苏联面前”。

文章指出，苏美两个大国“利用别人的拳头和在别国的土地上争斗，也就是利用第三世界的拳头和在第三世界的土地上进行争斗”。文章揭露说，“两个超级大国处于战争状态，但是不是进行肉搏战。他们是在本国的疆土以外进行争斗。”而付出鲜血和生命的却是弱国的人民，是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文章还说：“在黑非洲所发生的事正是这种情况的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曾是奴隶的人民正在赢得争取自己的解放和独立的战斗的胜利。”

文章在揭露了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在安哥拉的争夺之后指出：“超级大国在中东也犯下了同样的罪行。”文章在回顾了美苏两霸在全世界的争夺和冲突情况之后说：“目前一切情况表明，下一个受害者将是拉丁美洲。”

此外，墨西哥《消息报》三月十九日发表社论揭露说，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三月六日宣布苏联今年要加强它的军事力量，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通过的军事预算要增加将近七亿美元。人们对“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看来无法阻止的军备竞赛的日益增长的不安”增加了。

苏修叛徒集团嚷嚷要起草苏联“新宪法”，已经十几年了。最近两三年，勃列日涅夫不止一次地宣称，要在苏修二十五大以前将新宪法草案写成，并交给“全民讨论”。现在二十五大的锣鼓敲完了，却不见其踪影。勃列日涅夫在会上又做了一番表演，油腔滑调地说什么起草新宪法的工作“正在仔细地、不慌不忙地进行，以便尽可能准确地斟酌出现的每个问题”，然后再将草案提交全民讨论。这种企图掩盖新宪法流产的遁词，恰恰反映了勃列日涅夫之流难以言状的窘境。

苏修叛徒们处心积虑地要搞一个“新宪法”，目的是要把苏联从复辟资本主义到社会帝国主义的演变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使他们的反革命理论和行径“合法化”。人们记得，重新起草苏联宪法，最早是赫鲁晓夫在一九五九年提出来的，此人放了一通通炮，自己便成了历史垃圾。勃列日涅夫登台后，立即接过赫鲁晓夫的“修改宪法委员会主席”的头衔，并于一九六六年六月重申要制定一部总结苏联“半世纪”的新宪法，也就是要在十月革命五十周年的时候拿出来。但后来久久没有下文，甚至在出版勃列日涅夫言论集时将这次关于修改宪法的一段话干脆删去。直到一九七二年，他又新打鼓地宣布，要在二十五大召开前把宪法草案“交给全民讨论”。此后，勃列日涅夫集团便接二连三地开出空头支票：一九七三年说“现在离完成起草工作的时间已经不远了”，一九七四年又改口说“可望年内写成”。而今是一九七六年了，勃列日涅夫

# 苏修“新宪法”何其难产

瞿楼

的告示却是：“不慌不忙”！

苏修炮制新宪法一拖再拖，如此难产，并非偶然现象，这是苏修叛徒集团困难重重的一个缩影。在宪法中既要堂而皇之地打起社会主义的招牌，又要明目张胆地装进社会帝国主义、社会法西斯主义的货，这本身就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苏修叛徒集团要从根本上篡改原来的社会主义宪法，而把社会帝国主义的原则强加给苏联人民，不能不遭到广大工农群众的抵制和反对。同时，统治集团内部上下下争权夺利、勾心斗角的矛盾，也不能不在起草新宪法的问题上反映出来。

勃列日涅夫不是说，新宪法要把“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点明文规定下来”吗？可是，对于什么是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标准”和“基本特点”，苏修头目及其御用文人至今还是众说纷纭，争吵不休，无怪乎勃列日涅夫在二十五大报告中再次高喊要对“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一系列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明明是新型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却要用“发达的社会主义”来乔装打扮，因此无论苏修叛徒们怎样“仔细地”、“尽可能准确地斟酌”，也是不能自圆其

说，更是骗不了人。

勃列日涅夫不是说，要把“国民经济的领导原则”写进新宪法吗？可是，正是在涉及这些原则的许多重大问题上，例如在建立生产联合公司，推行二、三级管理体制中，都遇到了重重阻力，致使在工业部门中建立生产联合公司的计划远远没有完成。这些都反映了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内部在确定和实施“国民经济的领导原则”方面存在着尖锐的利害冲突。

苏修头目们还企图把他们在国内用以推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人的新的历史共同体”这个欺骗口号，在新宪法中加以肯定。可是许多年来，各非俄罗斯民族为维护民族尊严，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民族压迫和民族同化，针对苏修统治集团企图吞并非俄罗斯民族而采取的改变共和国边界、建立新的经济区的种种作法，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显然，苏修借口“新的历史共同体”而对原来社会主义宪法中明文规定的“平等加盟共和国均有退出苏联的权利”等标志着民族平等原则的条款加以任何篡改，都不能不激起苏联各族人民的强烈反对。

还应当指出，苏联新宪法虽然至今尚未出笼，但是，他们疯狂地推行社会帝国主义和社会法西斯主义

的反革命行径，却早已把他们要搞的新宪法的实质公诸于世。没有成文的宪法形式，这对于大权在握的苏修叛徒们并不重要，也没有任何约束力。例如，原宪法并没有规定，可是由于政权性质完全蜕变，宪法中的根本原则和一系列重要条款已被苏修彻底践踏了。原宪法工农业明义就写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为工农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全部政权属于城乡劳动者”。这样一些文，对于今天已经瓦解资本主义、演变成社会帝国主义的苏联来说，已完全成了辛辣的讽刺。

原宪法规定苏联公民享有言论、出版、集会 and 游行示威的自由，可是今天在苏联，不仅通过了禁止未经批准的任何集会和限制使用电话之类的反动法令，而且一旦人民群众行使这些权利，就会遭到镇压和迫害。原宪法规定，对任何公民非经法院裁决或检察机关批准不得逮捕，可是苏修却颁布了法西斯式的“预押条例”，警察特务可以任意抓人。原宪法还规定“凡投敌、损害国家军事实力、作外国间谍，均属叛国，罪大恶极，应受法律最严厉的惩罚”，可是苏修上台后不久，即对卫国战争时期的那些投敌叛国犯实行“大赦”，搞所谓“恢复名誉”。桩桩事实表明，原来的这部社会主义宪法早已被他们抛到九霄云外了。

现在苏修叛徒集团炮制新宪法，恰似怀有一个怪胎，欲产不下，欲止不能。它纵然问世，也绝不会使勃列日涅夫之流为自己树碑立传的阴谋得逞，充其量只能给他们增添一条新的历史罪证。

努力挖掘潜力 掀起生产热潮

朝鲜工业战线加紧生产农机具支援农村

新华社平壤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三日电 为了贯彻金日成主席关于工业支援农业的指示,朝鲜工业战线的职工努力挖掘潜力,加紧生产各种农业机械支援农村。

各地工厂企业党委成员深入生产第一线,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提高职工对工业支援农业的认识,激发他们的社会主义生产热情,掀起了支援农业的生产热潮。目前,各地职

工正在把生产出的拖拉机、载重汽车、插秧机、玉米营养钵制造机、各种施肥机、电动机、农业机械的零配件和中小农具,源源不断地供应农村。黄海钢铁联合企业的工人为了保证机械工厂生产农业机械的需要,在企业内组织了支援农业突击队,优先冶炼农业机械用铁。以生产轴承为主的尹石元工厂和三月二十五日工厂的工人,在超额完成计划以

后,又积极挖掘潜力,额外生产了各种型号的轴承,有力地支援了农村。

各地工人在加紧生产农业机械的同时,还带着零部件下乡,认真负责地流动检修农业机械。慈江道的太练洙工厂的工人组成流动检修队,到登山、渭原、满浦等产粮区工作,受到了合作农场场员的欢迎。

许多中小型地方工厂还因地制宜,积极生产具有地方特点的中小农具。截至二月底,黄海北道的地方工业企业制造了五万二千多件玉米营养钵制造机和两万二千多件中小农具供应了农村。

一些运输部门的工人还努力提高运输能力,优先把大批支援农业的物资及时送到农村,促进了当前的农业生产准备工作。



朝鲜千里马照川机床厂工人大力开展技术革新运动,不断改进产品质量。图为工人在检查产品。

民主柬埔寨政府发表声明 支持朝鲜人民争取祖国自主和平统一斗争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三日讯 据民主柬埔寨电台广播,民主柬埔寨政府三月十五日发表声明,坚决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设会议三月四日致各国国会和政府的信的严正立场。

声明说:“最近,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加紧活动,挑起各种事端,策划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战争。”

声明说,民主柬埔寨人民和政府最强烈地谴责美帝国主义和朴正熙美国集团策划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战争,分裂朝鲜和继续在南朝鲜进行殖民主义统治的罪恶活动。

声明说,美帝国主义必须全部地、无条件地从南朝鲜撤出它的军队。

声明说,民主柬埔寨人民和政府全力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人民和政府捍卫独立、领土完整,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朴正熙集团,争取祖国自主和平统一的正义斗争。

新华社拉瓦尔品第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三日电 三月二十三日在拉瓦尔品第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庆祝巴基斯坦日——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国庆日。

由陆、海、空军和民防部队组成的队伍走过检阅台,接受巴基斯坦总统法兹尔·伊拉希·乔德里

巴基斯坦庆祝国庆

和总理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的检阅。

巴基斯坦陆、海、空三军正副参谋长、政府部长、议员以及各国驻巴基斯坦的外交使节出席了阅兵式。

法兹尔·伊拉希总统在阅兵式上发表讲话说:“过去,我们曾遭

痛斥超级大国阻挠建立新国际经济秩序

许多国家代表在贸发理事会上特别会议上

我代表强调第三世界加强团结斗争定能打破超级大国垄断

新华社日内瓦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一日电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七届特别会议三月二十一日在日内瓦闭幕。

在两周会议期间,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坚持以七十七国集团第三次部长级会议通过的《马尼拉宣言》和《行动纲领》作为将于今年五月在内罗毕举行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四次会议的主要基础文件,强烈要求各方对此作出积极反应,并且迅速采取具体措施来贯彻执行联大第六届、第七届特别会议通过的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原则。

两个超级大国的代表竭力反对《马尼拉宣言》和《行动纲领》中提出的许多合理主张和要求。这就充分暴露了它们企图维护旧的国际经济关系,以便继续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控制、剥削和掠夺。

会上,一个超级大国的代表公然表示不同意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顽固地维护它在经济、贸易、金融、货币领域里的特权。另一个超级大国的代表大肆玩弄两面派手法,一面在口头上假惺惺地对《马尼拉宣言》和《行动纲领》表示“原则支持”,一面在实质性问题上却拒绝承担义务,极力反对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商品综合方案,鼓吹以中期、长期贸易协定

来代替它。这个超级大国的代表还在会上兜售“经互会”的所谓“经济一体化”、“国际生产专业化”的黑货,要发展中国家同它进行“工业合作”,并采取“促进”同它的贸易,对它不得“歧视”,妄图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纳入它的社会帝国主义轨道。这个超级大国的代表在讨论“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问题时,对发展中国家提出的要发达国家承担义务,不采取任何措施和行动来破坏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的条文横加指责,并且做贼心虚地声称它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会进行这种破坏。他硬要修改这个条文,甚至威胁说,否则将影响它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这个代表的这种恶毒表演,遭到了许多代表的痛斥。

在二十一日闭幕会议上,菲律宾代表布扬·特拉斯代表七十七国集团发言指出,一些国家顽固坚持它们的立场,使会议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果。他说,过去一些国际会议通过了不少旨在纠正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不平衡的决议和宣言,但是都没有能付诸实现。

中国代表安致远在发言中指出,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阻力来自超级大国的反对和阻挠。那个自称发展中国家的“天然盟友”的超级大国借口所谓“要照顾各方的利益”,威胁说“只要那一方的利益没有得到满足,任何协议都达不成”;它甚至还指责七十七国集团提出的文件“不是建设性的”。它一面反对发展中国家的正义主张,一面又要求给它不低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贸易条件等等,这充分证明它是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安致远还指出,对困难和阻力应该有足够的估计,但是只要第三世界国家加强团结,坚持原则,继续斗争,沿着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的方向前进,就一定能够打破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在经济上的垄断和控制,逐步建立起一个公平合理的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新华社达累斯萨拉姆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一日电 据坦桑尼亚新闻局三月十九日发表的新闻公报报道,坦桑尼亚外交部长卡杜马说,第三世界国家必须加强团结,以便在世界上建立新的经济秩序。

卡杜马是最近在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国际关系协会成立仪式上说这番话的。他说:“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曾经遭受过外国的统治,有些国家现在仍处在外国统治之下。由于遭受这样的压迫和掠夺,它们都很贫穷。它们的经济仍然基本上限于价格可能随时暴跌的原料生产上。这必然给人民带来低生活水平和困苦。”他说:“必须采取措施以保证建立一种对所有的国家都公平的制度”。

他还说:“在第三世界范围内,为了增进我们的共同利益而进行的集体努力应当受到鼓励。”

据新华社利马电 联合国跨国公司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主席、秘鲁代表团团长爱德华多·巴尔德斯在三月十三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谴责了跨国公司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掠夺。

这次会议在举行了十天以后于三月十三日晚闭幕。会议根据七十七国集团的建议提出一项关于在两年内拟订跨国公司行动准则草案的工作计划。

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举行酒会庆祝成立二十周年

中岛理事长王炳南团长讲话共祝中日两国人民友好事业不断发展

新华社东京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三日电 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三月二十三日晚上在东京举行盛大酒会,热烈庆祝协会成立二十周年,并且欢迎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代表团访问日本。

日本各界知名人士成田知巳、黑田寿男、藤山爱一郎、宫崎世民、坂本德松、小坂善太郎等八百多人出席了酒会。

以王炳南为团长、李希凡为副团长的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代表团应邀出席了酒会。

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中岛健藏在会上讲话,他回顾了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所走过的二十年的历程。

中岛说:“日中两国的邦交恢复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

日趋广泛,日中友好已成为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强大历史潮流。然而,日中联合声明中所规定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迄今还没有缔结,为了保证两国人民子孙孙的友好和合作,我们强烈要求尽早缔结写明自己不谋求霸权、也反对别人谋求霸权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

中岛强调指出:“北方领土是日本的神圣的固有领土。”他说:“我们希望早日结束日本的固有领土被外国非法占领的状态,坚决要求立即归还北方领土。”

中岛说:“为了实现我们的目的虽然还存在着种种障碍,需要我们继续努力去克服,然而,正如毛泽东主席在诗词中所指出的那样:‘无限风光在险峰’,‘世上无难事,只要肯

登攀。’”

中岛表示:“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决心进一步加强同其他日中友好团体的团结,进一步加强同日本文化界其他团体的团结,为了实现既定的目的,增强信心,同日本全国人民一道,奋勇前进。”

王炳南团长在酒会上讲话,对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成立二十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他说:“二十年来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一贯高举日中友好的旗帜,团结愿

意日中友好的文化界人士,同形形色色破坏日中友好的反动势力进行斗争,为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王炳南说,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中指出,我们两国不谋求霸权,也反对任何国家和国家集团谋求霸权,这是完全符合我

们两国人民和亚洲、太平洋地区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的。我们相信,各国人民反帝、反殖、反霸的伟大斗争,必将使霸权主义的一切侵略和扩张阴谋遭到彻底失败。日本人民收复北方领土的正义斗争,也一定能够取得完全的胜利。

王炳南团长说,中国人民在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下,正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大道上奋勇前进。他说,我国广大文艺工作者正同全国人民一道,积极开展革命大辩论,积极修正主义路线,回击右倾翻案风,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王炳南团长最后说,

中日友好是伟大的正义事业,是滚滚向前的历史潮流。尽管世界上还有那么一小部分敌视中日友好的反动势力进行破坏和捣乱,这股历史潮流是阻挡不了的。我们相信,只要我们两国人民和两国文化界人士在两国政府联合声明的基础上继续努力,我们两国人民一定能够世代永远友好下去。

王炳南团长代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向日中文化交流协会赠献了锦旗,上面绣有“廿年不负精禽石,万世长辉棠棣花”的字句。

应邀出席酒会的还有旅日朝鲜人总联合会主席韩德雄。中国驻日本大使陈楚及东京华侨总会负责人等也应邀出席了酒会。

酒会自始至终洋溢着日中两国人民友好团结的热烈气氛,宾主频频举杯,共祝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事业不断发展。

我西安市护送动植物小组离日回国

新华社东京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二日电 由中国西安市革命委员会常委阎明率领的西安市护送动植物小组,在前往日本向奈良市和京都市赠送动植物以后,最近离开日本回国。

中国西安市同日本的奈良市和京都市分别在一九七四年二月一日和五月十日结成友好城市。为了表达西安市人民对日本人民的好情谊,西安市赠送奈良市丹顶鹤一对,红腹锦鸡十只,旱柳树苗三百棵;赠送京都市丹顶鹤和鸡鹑各一对。西安市护送动植物小组三月二日到达日本后,在三月三日和四日分别在奈良和京都举行了动植物移交仪式。

阎明等在奈良和京都市受到热烈欢迎和接待。

我首任大使向泰国国王递交国书

新华社曼谷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二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泰国首任特命全权大使柴泽民,三月二十二日在清迈向泰国国王普密蓬·阿杜德递交国书。

普密蓬·阿杜德国王同柴泽民大使进行了友好的谈话。在座的有泰国外交部长差提猜·春哈旺、宫廷代理总典礼官蓬本·盖里西、外交部礼宾厅厅长沙提·沙提拉他耶。

柴泽民大使在二十二日上午前往泰国北部的历史名城清迈,那里设有国王的行宫。

突尼斯总理努伊拉接见我政府代表团

新华社突尼斯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二日电 突尼斯总理赫迪·努伊拉三月二十二日接见了由卫生部长刘湘屏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

努伊拉总理同刘湘屏部长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接见时,中国驻突尼斯大使侯野蜂也在座。

二十二日上午,突尼斯卫生部长穆罕默德·穆扎利会见了刘湘屏部长。

二十一日,中国政府代表团和前来参加突尼斯独立二十周年庆祝活动的其他外国代表团访问了突尼斯南部地区。努伊拉总理陪同前往,在加贝斯,努伊拉总理主持了加贝斯化肥厂的奠基仪式和制氮厂的落成仪式。

二十一日晚上,突尼斯外交部长哈比卜·沙提为欢迎各国代表团举行了宴会。中国政府代表团和侯野蜂大使应邀出席了宴会。

德米雷尔总理接见离任回国的我驻土大使

新华社安卡拉一九七六年三月十八日电 中国驻土耳其大使刘春三月十八日离任回国。

三月十二日,土耳其总理苏莱曼·德米雷尔接见了中国大使刘春,并同他

进行了友好的谈话。同一天,土耳其外交部长伊赫桑·萨布里·查拉扬吉举行午宴,为中国大使饯行。

刘春大使三月十六日在安卡拉举行了告别招待会。

我帮助马达加斯加修建公路会谈纪要签字

新华社塔那那利佛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一日电 关于中国帮助马达加斯加修建从莫拉芒加到安德拉诺南潘戈公路的会谈纪要三月二十日在塔那那利佛签字。

马达加斯加公共工程部长塞勒斯坦

·拉迪奥和中国驻马达加斯加大使田志东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会谈纪要上签字。签字后,拉迪奥部长说,公路竣工后将把马达加斯加的第一港口塔马塔夫港同首都塔那那利佛连接起来。这对于马达加斯加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

纪录片

坚决反击右倾翻案风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制

中国电影公司发行

自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五日起在全国陆续上映